格拉索、格里蒙普莱兹、 许的三件装置——美国纽约｜肖恩·凯利画廊

**平面，空间与时间**

约翰•格里蒙普莱兹，《寻找阿尔弗莱德》（Johan Grimonprez, Lookingfor Alfred），装置作品，2005 © Johan Grimonprez Sean Kelly, NewYork|图片提供

（陈琳琳｜文）2012 年，肖恩·凯利画廊签下了近年来红透前卫艺术界、时尚界的华裔加拿大艺术家许汉威（Terence Koh），加上原来的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魏利（KehindeWiley）、葛姆雷（Antony Gormley）等人，旗下可谓人才济济。 这是画廊2013年的首展，作品并不多，三位艺术家每人占据了一个展厅，既有充分的空间互不干扰，又互为援引，层次分明。

法国艺术家格拉索（L a u r e n t G r a s s o）的《无尽的光线》（Infinite Light ）：3 米多高的霓虹灯管组成的字母不断重复“日以作夜”（Day for Night），环绕着四周的墙壁构成一段“回文”（Day for Night for Day for Night…）。灯管颜色与电影拍摄中在白天模拟夜晚光线的照明一样，更暗合了特吕弗于1974 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同名电影。纽约艺术圈 “It Boy”许汉威的《一次一个人》（One person at a time ），展示了两具从他自己身上翻模制成的蜡像，一立一卧，仿佛内省一般互相观照。他招牌式的纯白色调摒弃了不必要的干扰，让人专注于作品的精神内核。格里蒙普莱兹（Johan Grimonprez）的影片《寻找阿尔弗莱德》（Looking for Alfred ），一个略带沙哑的嗓音絮叨着，画面上是悬疑大师希区柯克惯用的视觉元素：黑色礼帽滚落在如茵的绿草上，捧着一盏咖啡缓缓步下楼梯的金发女子，一群鸽子起飞时扑啦啦带起的风尘，老绅士在风中回过头凝望，女孩举起一只死鸟，唇边可疑地沾了血。无意去探究背后的隐喻，仅仅坐在黑暗中享受这暧昧的音画，就已经回味无穷。

格拉索的霓虹灯管作品贴着墙壁，可算一件平面作品，许汉威的雕塑和两只水晶球是空间中的作品，格里蒙普莱兹的影片则是一件时间的作品，从平面到空间到时间，层次递进， 整个展览的节奏非常明快，观看经验轻松愉悦，又给人以回想的余地。（地点：纽约肖恩·凯利画廊，时间：2013 年 1 月 11 日-2 月 9 日）

达米尔·奥柯：声门王国——法国巴黎｜东京宫

达米尔•奥科 ，《春》（Damir O?ko, Spring），影像作品，2012 路坦｜摄

（路坦｜文）达米尔·奥柯（Damir O?ko）个展“声门王国（The Kingdom of Glottis）”，作为法国 2012 克罗地亚艺术

节“这就是，克罗地亚（Croatie, la voici）”的压轴，是巴黎东京宫“想·象（Imaginez l’imaginaire）”系列展的一出重头

戏。艺术家本人为此次活动特地创作的影片《春》（Spring ），跟此前的两部《月亮无法教我莫言》（The Moon shall never take my Voice ）和《除了天色苍蓝，我们无视一切》（We saw nothing but the uniform blue of the Sky ）构成三部曲，与一系列相关图像和拼贴共同展出。

奥柯通过营造一系列声场（Soundscape）以展现语音的扭拧与逶迤。整个展厅除了可视的作品外就是窃窃私语的喃念——伴随影像嗫嚅着的诗句诵读和展厅一隅清脆不绝的匝匝弹舌，艺术家就这样乐此不疲地戏弄着发声器官的每一寸肌肉。他将富有浓郁斯拉夫特色的辅音层叠萦绕成咒语式的饶舌，绵延的音调与叵测的节奏对应着银幕上闪现的熔岩与钢线。各种隐喻、暗喻、转喻的修辞如同颜料般被肆意涂抹在胶片。

在元音被隆重加冕的拉丁世界，仰仗器官作响的辅音似乎是因为“肉味太浓”而饱受排斥。参观者穿行在这样的音景中，互动的深刻体验与其是源诸灵魂毋宁是发自肉身。“假如一棵树在无人的森林中倒下”，乔治·贝克莱如是说，“那不被感觉的声音是不存在的”。是的，肉身作为籍由声音感知存在的媒介简直再好不过的了。那么，作为哲学家的达米尔·奥柯必须是一个主观唯心论的拥趸吗？“得儿…得儿…”扩音器传出的咋舌声回荡在展厅，机械惟妙惟肖地模仿着肉身器官，仿佛一个无头幽灵在海量复制的数码时代发出吊诡的哂笑。（地点：巴黎东京宫，时间：2012 年 10 月17 日-2013 年 2 月 11 日）